

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

黃季陸



Homer Lea

軍將李馬荷——問顧事軍父國



影攝上輪在時港香經國返歐自父國 隨（人一第左）軍將李馬荷
（日一十二月二十年一一九一）



人夫李馬荷



(右上) 中學時的荷馬李將軍
 (左上) 大學時的荷馬李將軍
 (左下) 荷馬李將軍在史丹佛大學所住的宿舍。



(上) 穿中國滿清軍服的荷馬李將軍
(下) 民國元年荷馬李將軍因病
自華返國後攝影。



ONE OF THE LATEST
PICTURES OF
GEN. LEA,
AFTER HIS
RETURN FROM
ORIENT WORN OUT
BY FIGHT TO
FREE CHINA



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

黃季陸

一 荷馬李將軍夫婦與中國革命

今年元旦，我接到駐美大使周書楷先生的一封信，述說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最近獲得有一批私人贈予有關中國革命的重要而珍貴的史料。從周大使的信中我才得知史大胡佛圖書館東方搜集館主任馬大任先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有一封信給我，大約是由於聖誕節的郵件擁擠而失去，我竟未獲讀馬先生的來信。周大使於接到我的覆信後，才將我不曾接到馬先生來信的消息告訴他，因此馬先生乃於本年一月九日再用掛號信將前信及一部份有關國父中山先生的重要史料寄給我，這部份寄到的史料共有十件，是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寫給一位早年獻身中國革命的天才卓越的軍事家荷馬李將軍（Homer Lee）的親筆英文信和電報。我把這些資料閱讀了之後，真有如獲至寶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感覺。

從這僅僅十件的文件中，我發現：一、了解一位天才卓越的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荷馬李將軍和中山先生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二、了解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中山先生籌劃中國革命的苦心孤詣，博大遠識和艱苦備嘗的經歷；三、關於辛亥黃花岡之役及武昌起義事前的佈置與籌劃的一段經過，而為我們所從未獲知的；四、關於革命時期革命與保皇的鬥爭，中山先生與康有為、梁啟超間的微妙關係，由這少數的文件參證其他有關資料，有不少重要的發現。

上面所述有關中國革命而未經刊佈的珍貴資料，原為已故荷馬李將軍夫人包爾斯女士所有。查李將軍於民國元年任中山先生軍事顧問，在伴隨中山先生祭明太祖陵後得病隨即返美治療，於是年冬天在美逝世（一九一

一年)，李夫人則於一九三四年在美去世。李夫人逝世後，此項文件一直保留在其繼子包爾斯（Joshua B. Powers）先生之手，最近才由包先生贈予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胡佛研究所於接獲此項文件後，根據包先生的囑託及查證各方有關資料，得悉李將軍生前有將其骨灰埋葬在中國國土的遺願，而李將軍生前所指之中國國土，自係指中國大陸而言，因當時臺灣尚割讓於日本，尚未光復。因此胡佛研究所諸先生乃建議將李將軍及其夫人靈骨葬於金門，或將其骨灰撒置金門上空，以了李將軍及其夫人生前之夙願。在該所之意，認金門乃係福建省之一部分，與李將軍遺志之中國國土仍相符合。周書楷大使、馬大任館長及胡佛研究所副所長史華若考斯基（Witold S. Sworakowski）先生先後給我來信，都希望我方能予協助，以完成這一有關中美關係具有歷史意義的盛舉。胡佛研究所並希望此一希望如能實現，該所將派前美國駐華代辦，現在該所擔任研究工作之鍾華德先生偕同李將軍繼子包爾斯先生携同李氏夫婦遺骸前來參加葬禮，情深誼重，令人欽感無已！

我於接到周、馬諸先生來信後至感興奮。唯一足資考慮的地方，便是他們似乎太強調將李將軍遺骸安葬金門，或將骨灰撒散在金門上空一點。我以為金門固然是中國的領土，今之臺灣不獨為我國國土，更是我們光復大陸的基地，我們終有光復大陸之一日，因此，把李將軍夫婦遺骸葬在金門與葬在臺灣，在意義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當我正遲疑於這一問題的決定以作答覆時，忽奉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的一封信，他告訴我總統蔣先生於得悉荷馬李將軍夫婦遺骸希望移葬中國的消息後，曾於一月二十三日有一項明智的批示。批示中說：「荷馬李將軍為我建造民國總理所聘請外國的第一顧問，彼既願葬在中國國土之上，則我政府應當贊成，並可先為其在我國土臺灣基地予以優禮祭葬，待我光復大陸後，准再遷移於南京紫金山總理陵墓之附近安葬可也。」張秘書長岳軍遵奉總統此一批示，並立即逕電駐美國周大使書楷與胡佛研究所方面接洽辦理。



最近我接到周書楷先生二月十四日來信說：胡佛研究所對於總統的指示深感榮幸，並表示謝意。且經洽獲荷馬李將軍繼子包爾斯先生的同意，願於本年四月親護荷馬李將軍及夫人靈骨前來臺北參加葬禮。胡佛研究所所長肯貝博士(Dr. W. Glenn Campbell)，研究員鍾華德及馬大任三先生將代表該所來華參加。包爾斯先生並表示其多年以來，常以未能實踐荷馬李將軍夫婦生前遺囑將其骨骸葬於中國國土為憾，茲獲我總統賜予優禮卜葬我國國土臺灣，歿存均感。且云：荷馬李將軍受我總理過去偉大人格及深遠見識之感召，乃投效中國革命運動。由於荷馬李將軍與我國關係深切，且為感謝總統盛意，特擬於來華時將李將軍生前佩劍一把呈獻總統，以表其崇敬之意。

寫到這裏，似乎有先把荷馬李夫人和她的兒子包爾斯先生作一說明和介紹的必要。因為不作說明，大家可能會懷疑到：荷馬李夫人的遺骸為何要與荷馬李將軍合葬在中國國土呢？包爾斯先生的名字何以不姓李將軍的姓呢？要解答這兩個疑問，最好先從李將軍和他的夫人說起。原來李將軍夫人在未與李將軍結合之前，曾經有一段家庭不幸的經過。她是一位離婚的女子，原叫做包爾斯太太 Mrs. Ethel Bryant Powers。她與前夫共生了三個孩子，兩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這次把荷馬李將軍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送給胡佛圖書館收藏而要遵照李將軍遺囑把李氏夫婦的靈骨埋葬在中國國土的 Joshua 包爾斯先生，便是李將軍夫人與前夫所生之子，周書楷大使說他是李將軍的繼子，便是由此而來的。不管包爾斯先生是李夫人前夫所生的亦好，李將軍的繼子亦好，而包爾斯先生對於荷馬李將軍夫婦永恆不忘的孝思，就東方文化的觀點看，可說得上是「孝思不匱」的了。這種至情的流露，至孝的表現，真值得我們敬仰！

荷馬李夫人原來是荷馬李將軍的女秘書，因為她賞識荷馬李將軍的天才橫溢，識見卓越，於是由理想志趣



的共同而互相由敬仰而發生愛情，由愛情而結為神聖的夫婦，他倆的婚姻是一崇高而偉大的愛情的結合，說起來真不平凡。中國人指一個賢慧的太太為「賢內助」，那就是說：一個男人的成就的基礎在家庭，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的成功，沒有不是從此而來的。我們所謂「賢內助」，西方人則稱為「最好的一半」 Better Half，亦全是同一的道理。

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後，美國人才知道在一九〇九年荷馬李將軍預斷太平洋戰爭一旦發生，日本將為美國國家帶來無比的災難。他那本「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的名著所預料的一切情況，在美日戰爭爆發一一實現後，才發現荷馬李將軍是一先知，是一卓越而偉大的戰略家！不幸此時已在一九〇九年此書的出版三十三年之後了！在當時，美國一般社會對於此書作者的評價，認為李將軍是一個天才卓越的人很少，指為「狂人」的反居多數，而鼓勵「無知之勇」一書的寫作的人，便是後來的荷馬李將軍夫人。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後，有一位寫作者名叫蘇里萬先生 Robert Sullivan 嘆息於荷馬李將軍數十年前對太平洋戰爭之預言未被人重視，構成了當時美國一時的災難，他特寫了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用大標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美國星期新聞(Sunday News)發表，題目為「無人肯聽的預言者！」此文所提供有關荷馬李將軍的珍貴史料很多，我留到以後再講，現在我暫把有關荷馬李將軍與他的夫人的關係一段譯在下面，以代說明：

「荷馬李遇到了一位年青而離過婚的包爾斯女士，帶着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包爾斯女士對於荷馬李的思想發生了興趣，而荷馬李的個性亦深深地迷惑了她。她在聽過他的一些最卓越而踏實的言論後，她就催促他把這些思想中的一部分寫出來。她幫助他寫作，實際上她幫助他做最難做的工作，這樣，她就成為荷馬李的文筆

寫作秘書……。他們合作的第一部著作便是「無知之勇」於一九〇九年由哈潑斯公司出版。」

有一位克奈爾布斯先生(Clare Boothe)在他所著「勇敢的荷馬李將軍」一文中，描述他倆戀愛的經過，引了古人的兩句名言來形容，這兩句名言是：

「她爲我所經的危難而愛我，我則爲她之對這些危難的同情而愛她」。(She loved me for the dangers I had passed, and I loved her that she did pity them.)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駝背而殘缺的人，他的健康是不正常的，他的視力亦日就衰弱，包爾斯女士不僅要幫助寫作，而且每日下午還要大聲朗誦歷史、遊記、拿破崙傳和政治的回憶錄給荷馬李將軍聽。後來李將軍因爲久病纏綿病榻，看護的職責，朝夕都落在荷馬李夫人的身上了！他倆這樣地互憐、互愛、互助，情投意合的恩愛夫妻，可說得上是偉大，亦可以說是世間所罕有的神聖而恩愛的一對！白居易的長恨歌有兩句沈痛的句子：「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可能是包爾斯先生要把荷馬李夫婦的骸骨合葬在中國國土以了他倆的夙願的動機吧！亦可說：這是荷馬李夫人生前的一項遺囑，或爲我們所不知，而包爾斯先生要爲她而完成吧！在我看來，當荷馬李將軍及夫人的遺骸，本年四月在中國國土的臺灣舉行合葬時，我預想不知要爲中國和全世界的青年男女們，對於他倆崇高偉大的愛情，及包爾斯先生對於他倆永矢不置的孝思，激起多少同情與熱淚，帶來萬衆對這兩位國父中山先生的友人，中國革命的獻身者，無盡的崇敬與仰慕！

這兩位崇高偉大的夫婦的合葬，將是人間今後的美談，亦將是中美兩國的友誼上的一項最值得懷念的往事！就我目前手中所有的資料看來，我不僅發現荷馬李將軍是熱愛中國，獻身中國革命，爲國父孫先生最親摯的友人，而荷馬李夫人在這一抱負上同樣是荷馬李將軍志同道合的同志，中國革命和中山先生最誠摯的友人。

在中山先生寫給荷馬李將軍的信中，都提到荷馬李夫人。在他倆結婚以前稱她「包爾斯小姐」，結婚以後，就稱「荷馬李夫人」。在此我暫且先引用三件史料，以作本段文字的結束。一是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荷馬李將軍因病返美後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夫人的信。二是中山先生於得悉荷馬李將軍於是年冬在美逝世的消息後，致荷馬李夫人沈痛的弔唁的信，三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覆荷馬李夫人的原信。這三項資料原件都是英文，我把它譯在下面：

(一)

觀愛的荷馬李夫人：

我非常高興聽到你和將軍在回國的旅途中至為愉快，更高興的是將軍的身體日益復元，以及醫生所說的他不久以後就可以走路了。在你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你應該已在海灘上了，無疑的，空氣和陽光的轉變更會加快將軍身體的復元。

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明天將乘新陽丸“Shinyo Maru”，輪赴美攻讀。孫科將入加州大學，要念那一些課程現在還沒有決定。我相信在他留學期間，一定有機會接近貴國的人民。

在中國的事情已漸漸粗具規模，由於內閣總理被迫引退後的北京政黨的爭執，並不嚴重。我相信並且希望在不久之後每一件事情會再次順利發展下去。

我想盡可能避開政治方面的事情，我要盡我的力量來發展本國的自然資源，特別是鐵路的建設。我希望我能够完成這些事情。

孫逸仙

一九一二、六、二十七、上海



(二)

親愛的荷馬李夫人：

從報上得悉荷馬李將軍去世的消息，我極為哀傷。我本想致電給妳，以表達我深深的同情與弔唁，但是，事實上，直到今天，我都不相信，報紙上的報導是真實的。

失去李將軍，我覺得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和真正的朋友。

宋小姐希望轉致她對於妳喪夫之痛的深摯的同情。

孫逸仙

一九一二、十一、十四、上海

(三)

一九一五、十一、二十、東京發

敬愛的荷馬李夫人：

收到妳七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二十四日的兩封來信，我都遲遲未覆，敬請原諒。我的工作極為忙碌，許多事情都要我親自處理，因此，休息的時間幾乎都沒有了。在這種情形下，默不回信並非就是不在乎的表示。每日我都記着妳的信，並盼望着有時間來給妳回信，告訴妳我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終於我提起筆來了。

我相信以妳的深切的個人的興趣，你一定會高興於聽到所有我的計劃都按照預期和情況開展得很好。

因此，革命的行動可以隨時開始，我的所有的同志們都準備好爲爭取自由作壓倒之一擊，不成功便成仁。（中略）。

當我在這裡推動着我的工作，而這工作又是我們所有活動的中心時，我已經完全放棄了去美國作一次旅行演講的想法。因爲我相信我留在這裡會比現在就到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去，都有好處。所以，此刻，請不用在這一方面催促我。假使時機到了，我會致電給妳的。

因此，來信請寫到上述的地點給我。希望能常常收到妳的來信。敬祝

安好

孫逸仙

從上面這三封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夫人的信，我們可以發現中山先生對於李將軍夫人的一種深厚的友誼，並不因荷馬李將軍之逝世而消失，李夫人在荷馬李將軍逝世後仍然繼續在爲幫助中山先生的中國革命運動而策劃。

由第三封信中，中山先生的語氣可以看出荷馬李夫人當時在美國有一安排，要中山先生赴美作一次旅行演說，以獲取美國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援助。當時中山先生因爲國內正是要發動反對民四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所以未能照李將軍夫人的安排而前赴美國。這一安排當時如能照李夫人的計劃做，其後果如何雖不可知，但中山先生果能前去美國一行，我想中國革命與美國人民間的關係必會有所增進是毫無疑義的。由這些片段資料的推斷，我們至少可以看出荷馬李夫人對於中國革命是如何的關懷，對於孫先生間的友誼是如何的真摯了。她對中國的熱愛是與荷馬李將軍生死一致的。



二 荷馬李將軍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記得在過去和年長一輩的同志談起當辛亥武昌起義後中山先生由美赴英，由英經香港返抵上海時的情形，其同行有一位駝背、殘缺，長不滿五尺，像貌不揚的外國將軍。有人問這一位將軍為何許人時，中山先生對人介紹，便說這是一位世界最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美人荷馬李將軍。其後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訪問中山先生時，亦曾以：「荷馬李將軍為怎樣的人？」為問。他毫不遲疑的答道：

「荷馬李麼，他可稱為天下最大的陸軍專門家，歐美的軍事家都很尊重他的為人。」

從具體的記載上說，大陸報記者當時的這一簡短的報導，可能是目前關於中山先生稱贊荷馬李將軍最珍貴的一項資料了。他當時雖如是地以世界偉大的軍事家推重荷馬李將軍；但是在聽的人的感覺，總以為是一種普通應酬恭維的話。一是由於以貌取人的心理，看到李將軍那樣駝背殘缺的形態而不能見信；二是以為中山先生在利用一般人崇拜外國人的心理，而引偕行的李將軍來壯自己的政治聲勢。其實呢，當時中山先生的話是真話，而一般人却有以不實視之的。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他的名著「無知之勇」一書出版於一九〇九年。他預料新興的日本將為後來的美國國家帶來災難。當時他的美國同胞並不相信。一直到了三十三年之後，日本襲擊珍珠港，侵佔菲律賓，一切都如他所預料而實現，他才見重於他的本國社會。中山先生遠在數十年前，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便推許李將軍為世界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當然是不易為我們當時的中國人所見信的！

同時另有一段故事，中山先生當時講的是真話、大家亦把它當作假話看，不料却發生了一種好的影響。當

中山先生偕荷馬李將軍由歐洲返抵上海時，那時全國上下都猜想他由海外歸來，必定携有大批外國借款與海外華僑的捐助。有了這筆大款必可充實財用、提高士氣、振奮人心，擴大革命的聲威。不料大家以此問他時，中山先生很直率的答道：

「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這的確是句老實話，而大家又把他當作是假話看。於是便產生兩種不同的心理。一是老誠一點的人的看法，以中山先生不應如此天真，即使是真的「一文不名」亦不可說出，使大家聽了灰心，民心士氣將因此而受到影響。另一種人的看法，也許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正因大家把真話當作假話看，在當時反認為這是一項政治機密，中山先生是不易隨便將秘密洩露公開的。因此，反而增加了大眾莫測高深的看法，視他的回國必定暗中擁有大量的外援，金錢和武器，來加強革命的勢力，促使革命提早成功！事實上、當時這種看法和臆測，的確壯大了革命的聲勢不少，實非他的本意所在！然則他所說：「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在我看來，這是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的一種警告！因為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當時似乎隱伏了一項危機，那便是一部分人把革命的成敗，完全寄託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而沒有革命大業的成敗建立在自身的奮鬥上面。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中山先生特地提出來以警告國人！

上述中山先生警告國人，不要把革命大業的成敗完全建立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並不是說外交運用的不重要。他所指的是革命奮鬥不懈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獨立自主的努力，才是革命成功最好的保障。當中山先生在美國丹佛城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本可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參加國內革命戰爭。他所以仍繼續東行，迅即經由紐約赴英倫的原因，亦正因為外交的重要，故乃立為決策。其時他認為：革命軍既已佔領武



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純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衝國際樽俎之間，其所得的效力更爲重大。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和他給予中山先生的幫助，當以在英國協助中山先生辦理外交，使英國政府暫持中立態度，並停止兩筆大借款，逼使當時的滿清政府陷於外援的絕望，財政的枯窘，因而不得不宣佈退位。這兩筆大借款：一是川漢鐵路大借款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之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爲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的戰費，那末辛亥革命的形勢便又將不同了！

中山先生此次英國之行，除了斷絕了列強對滿清財政支撐之外，更使得滿清政治聲威亦隨之墮失。其他尚有一項重大的成就，那便是由於英國對中國革命暫持觀望的態度，因而影響了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亦不得不隨之而暫時持審慎的態度。日本是最鄰近中國而最具野心的國家，日本的態度影響於中國革命者至大且巨。日本的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但是其時的日本政府則爲反對中國革命者。在日本的軍人與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持的觀點，認爲中國一旦改帝制而爲共和，必將影響及於日本所謂的天皇制度的保存。當武昌起義爆發，日本政府及軍人保守派間即已有直接干涉中國革命與維持滿清帝制政權之動向。由於日本與英國同盟的關係，英國對於中國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如能轉變英國的對華政策則亦可以影響日本對華政策之轉變。中山先生之急於赴英作外交活動的原因，首在掌握這一契機而獲得成功。否則當時日英兩國如果聯合以阻撓中國革命之發展，則辛亥革命便不會成功若是其迅速了！

英國之行是順利而美滿的。當時予以莫大之助力的人，當推荷馬李將軍。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說：「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威馬李，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任曰：我政府已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



行團借款予中國，則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須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

文中提及的「威馬李」其人，即我本文所稱的荷馬李將軍。由於李將軍的名字在中國有各種不同的稱呼，有如郝門李、霍馬李、赫馬李、堪馬李等，我爲了方便及符合李將軍自己的原始意義起見，乃統稱之爲荷馬李將軍。因爲李將軍曾經對他自己的名字，有一引爲驕傲的解釋。由於他對世界戰略和軍事哲學的偏好，他有時描繪他自己爲維基尼亞李族之一員(The Lees of Virginia)，以表示他和美國林肯總統在一八六一到一八六四年，黑奴解放戰爭時的南方大將李將軍是同一家系。這是否確實則有待於考證了。他曾經對他的老同學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我有兩種情感，詩的和戰爭的。我對於我的名字，含有一個崇高的詩人和偉大的戰爭感到驕傲，縱使有些不明事理的人把一個正正當當名字加以輕視。」「荷馬」Homer是一位西方古代偉大的詩人，「李」Lee是美國南北戰爭時的一位偉大的將軍，他常常形容他自己和名字是「詩人而兼戰士的一種揉合」儘管有人嘲笑他，而他仍是引以爲驕傲的。他這種說法，有人說他是誇大；在我看來一位天才卓越的人物、往往是有不同凡響的一種自負的情操，荷馬李將軍大概是屬於這一典型氣質的人吧！由於中國通稱詩人 Homer 爲「荷馬」，所以我把他的名字稱爲荷馬李，既簡單而又符合他的原意。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是他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對中山先生英國之行的外交活動給予了很大的助力。在中山先生自傳當中雖然概略地提到曾由他代約四國銀行團的主任商談，把兩筆正準備貸予了滿清政府的大借款停付，給予了滿清政府以致命的打擊；但是李將軍個人如何能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能够幫助此事的成功，則是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在此我不得不參證各項有關的資料加以說明。



第一、荷馬李將軍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那部名著「無知之勇」，雖然未曾見重於他自己的國家美國，但却使當時歐洲的兩個巨人爲之傾倒：一是德皇威廉第二，一是英國的羅貝爾元帥 Marshal Roberts。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一九一〇年，德皇威廉第二曾邀請他去參加校閱德國的軍事演習。羅貝爾元帥於讀到他那本書後，曾禮聘他到英國去爲大英帝國籌商太平洋的防務。

第二、當他正在英國作羅貝爾元帥的貴賓時，我國適爆發辛亥革命，於是他即電中山先生赴英進行外交活動，隨即偕同中山先生由歐返國參加中國的革命。

就以上的情形推測，他那時正是在英國具有影響力的一位人物。他之能在對英外交上大有助於中山先生的活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我手中現有的資料來講，李將軍那本「無知之勇」一書出版後之見重於英國羅貝爾元帥，有如下的一封信是羅氏寫給李將軍的：

「……當我讀到此書時，我無法停下來，一直要到我把它讀完爲止。我是如此之感動於你所描繪的疏於防備的美國人民以及我本國的人民……因此，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使你的著作能够廣汎地爲此地的讀者所閱讀……我發現哈勃兄弟公司只有半打的版本……我通通把它拿走，並要求他們打電報再寄一點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一年，羅貝爾元帥曾努力於警告英國人民，如同在第二次大戰前夕，慕尼黑會議前後的邱吉爾一樣。羅氏被稱爲是英國的第一號「戰爭販子。」羅氏的軍事思想可能是受李將軍「無知之勇」一書的影響。李將軍之見重於羅貝爾元帥，可說是既深且厚；李將軍其時在英國之具有影響力，藉此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他之能有助於其時中山先生在英的外交活動是不無關係的。

關於中山先生辛亥年自紐約赴倫敦之行，一般記載往往誤認是與荷馬李將軍同行的。實則荷馬李將軍其時

已在倫敦作客，中山先生與他相約在英倫見面。在新獲得的國外史料中，發現了兩封電報，都是中山先生將離美國時，自紐約拍發給荷馬李將軍的。

第一封電報拍發的時間是辛亥年（一九一一）十月三十一日，舊曆九月初十日，由紐約大西洋無線電公司發至倫敦。電文的內容是敘述當時國內的情形，急待中山先生回國組織中央政府。並託荷馬李將軍在英洽商貸款。第二封電報發於同年十一月一日，前電發出之次日，內容敘述黃克強先生抵達漢口，國內情勢好轉。中山先生定十一月二日乘茅里塔尼亞（Mauritania）輪赴英。兩電所載荷馬李將軍的收信地址均為倫敦佛里街之薩福伊旅社（Savoy Hotel）。中山先生抵英後亦下榻於此。

這兩封電報，一則足以說明荷馬李時在英倫與中山先生約晤；一則足以補「國父年譜」敘述之不足，是中山先生英倫之行這一史實的極其珍貴的史料。

就現有的資料，我們可以找出，當中山先生辛亥年在英國作外交活動獲得了成就之後，經由法國、新加坡、香港，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達上海，各方有關的記載都有荷馬李將軍隨行的消息。在這一段時間，他和中山先生的關係有似如影隨形，朝夕不離左右。孫先生於當選臨時大總統後，由上海乘火車赴南京就職，他也隨行。在舉行總統就職典禮時，他是參加典禮的唯一的外籍軍事顧問。

在此時期，有一段有關荷馬李將軍參加中國革命轟動一時的新聞，頓時引起國際人士的重視，那就是當時美國在華官員對於李將軍參加中國革命的問題，視為違背了美國當時對中國的政策。因為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獨立，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採取中立的立場，爲了要應付滿清政府的現存關係，一個嚴守中立的國家在表面上是不許可他的公民參加別國的軍事行動的。其時更有一些反對革命偏向滿清政府的各國在華人士，更因



此而指責荷馬李將軍參加革命政府的軍事行爲，是有違美國所宣佈的中立態度。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特爲此事訪問美國駐上海的一位官員，而這位美國官員的答覆態度是非常嚴肅的。這位官員說：「自民軍起義後，美國的態度是嚴守中立，嚴禁本國公民干預其事，在事前嚴加防止，以免事後惹起國際糾紛。並嚴正宣佈依照美國法律，荷馬李的行爲，是法律所嚴禁的，違者則罪在不赦。」

荷馬李將軍於聞悉美國駐上海官員的是項宣佈後，感到非常憤怒，於是他乃立即向上海大陸報發表義正辭嚴的宣言。他大意說：

「我來中國參加中國革命是我個人的行動，與美國政府毫無關係。外間稱我爲大將，不過因我曾爲中國的康有爲、梁啓超等改良派人物組織過保皇軍，並不是美國的現役軍官，自無受美國軍律限制的必要。我參加中國革命政府的行爲是以個人資格參加，是以實行人道主義爲宗旨。今日中國數萬萬人民正受虐於專制暴政之下，我豈能坐視不救，袖手旁觀之理？我應中國的革命的人民之邀，前來中國是在解脫他們於暴政之下而免沉淪。我是一個世界正義的擁護者。當墨西哥革命，我也參加策劃。美國軍官之參加墨西哥革命的人爲數很多，美國政府從來未加干涉。我今次來華參加革命，豈有可以干涉之理？」

由他這一段義正辭嚴的宣告，我們可以看出他一種特立獨行的氣度的表露。他熱愛中國的一種表情，並不因當時美國在華官員的態度而有所改變。在荷馬李將軍的宣言中，他曾聲明，他並不是美國的大將，大家以將軍稱呼他，是由於他曾一度爲康有爲、梁啓超的保皇會策劃成立保皇軍。這枝保皇軍是戊戌政變以後，康、梁逃至海外，由李將軍在美國爲他們籌辦一個軍事學校，先把在美華僑子弟集中起來，給予一種軍事訓練，他的



將軍頭銜是康有爲假冒光緒皇帝的宰相的名義封給他的，並不是一個正規的將軍頭銜。他何以會後來捨棄康、梁的保皇運動而獻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其間的經過非常的曲折而帶傳奇性，在此不作贅叙。我們一直稱他爲將軍的原因，倒不是繼承保皇會封給他的將軍頭銜而如此。他是中山先生辛亥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時所聘的軍事顧問，所以稱他爲將軍，是名正言順的一位中國革命政府的將軍。此次美國司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爲了要遵照李將軍的遺志把他的遺骸葬在中國的國土，執政黨的負責人特爲了遵照總統蔣先生的指示召集有關機關，組織一祭葬籌備委員會，推定張秘書長寶樹爲該籌備會的主任委員，當時爲了籌備會的名稱而頗費考慮。最後乃決定採用：「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夫婦祭葬籌備委員會」的名義，這樣，既堂皇而又正式，甚合於李將軍生前對軍事學的愛好而要作一「詩人而兼將軍」的夙願。他九泉有知，當引以爲慰了！

檢閱辛亥革命時期的報紙，我們可以看出由於大家都稱呼他爲美國陸軍大將郝門李，或郝門里將軍，因而才引起了美國駐華官員的聲明，和荷馬李將軍義正辭嚴的宣告，表示他個人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嚮往。在我們保存的史料中有一原始文件，是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屬下的一個單位名叫「北伐先鋒隊」，其司令官劉基炎曾有一張佈告。就這一佈告中可以看出李將軍在這一時期都在陪同中山先生檢閱軍隊，而且是在正式官文書中被稱爲美國陸軍大將。文中有謂：「本司令奉都督面諭，不日偕同美國陸軍大將郝門李君暨孫中山先生來觀本隊操法，等因；奉此，仰警衛長勤加訓練，務使紀律嚴肅，步伐整齊，以壯觀瞻，而保本隊名譽，切勿視同兒戲，致貽外人笑柄，並負都督之盛意」云。最近在臺以八十八高齡逝世的，曾經於民國十三年出席執政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張善與先生，此時正任北伐先鋒隊司令官的參謀長呢。



傳

滬軍北伐先鋒隊司令官劉 為

傳飭事照得本司令官奉

都督面詢不日偕同美國陸軍大將

郝門李君暨孫中山先生來觀

本隊操法等因奉此仰警衛隊隊

長勒加訓練務使紀律嚴肅步

伐整齊以壯觀瞻而保本隊名譽

切毋視同兒戲致貽外人笑柄並負

都督期望之盛意除另出示規諭

外合行傳飭俾到該隊轉飭一

律遵照毋違切切此

警衛隊隊長准此

黃帝 十一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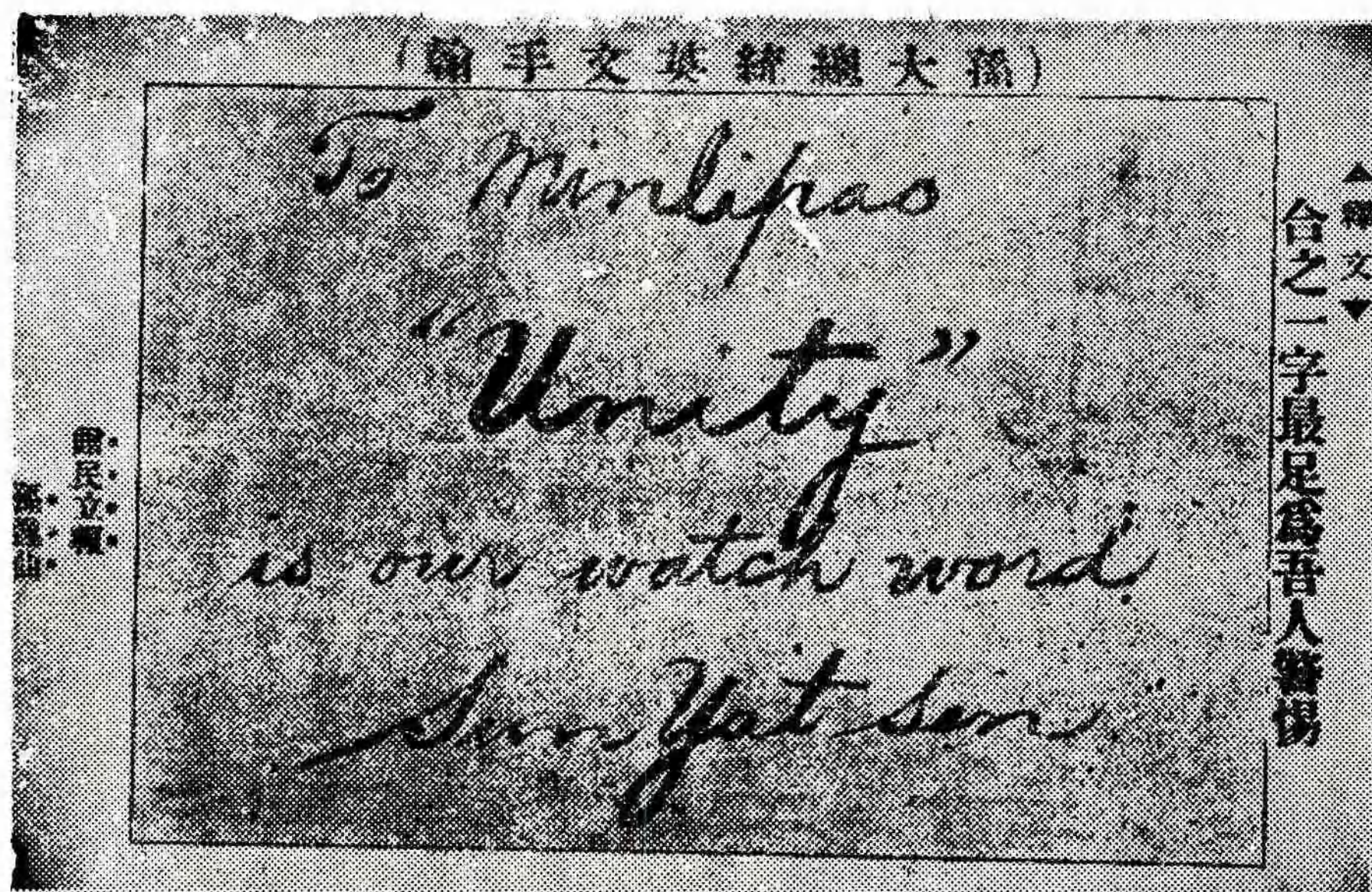
滬軍北伐先鋒隊公函

辛亥年十一月初九日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革命政府的機關報，上海的民立報，同時載有兩件英文的題字，一是中山先生所題的，一是荷馬李將軍所題的，題辭的內容都在喚起團結的重要，可想見革命初期所面臨的紛

歧複雜的情形，而團結的問題在當日是何等的重要。墨跡因為年久及當時印刷條件不甚完備的關係，看起來甚為模糊，但仍可看出其大意。



「團結則生，分裂則滅。」豈僅在革命初期重要，在任何的一種情況之下，團結都是重要的。荷馬李將軍當時向我們提出的警語、至今還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據布斯所著「荷馬李的勇敢」一文中所載，荷馬李將軍在一次孫大總統的歡迎會中，他直率的本着他自己的信念，對於中美兩國所將面臨的問題，而提出驚人的警告。他根據他的「無知之勇」一書的論點，預言未來的太平洋戰爭，日本將為中美兩國帶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他說：

「中國現在是一個共和國，美國也是一個共和國，你們的共和國和我們一樣，只有靠利劍才能保有她的美景和自由……中國的敵人是她歷史性的和平主義，政治上的腐化和日本三者。我們有着這三個共同的敵人，如果不能預防和打擊它，我對於這個國家都無能效了。我是一個垂死的人，我在我的書中曾警告過美國。我現在要用口頭來警告你們，除非從你們心底有另外一個「戰鬥和尚」(Martial Monk)的戰鬥精神升起、(按「戰鬥和尚」或係指中國歷史上領導平民革命的明太祖而言。)自由的中國將會衰亡的。假如這個「戰鬥和尚」沒有來，有共和國，或沒有共和國都是一樣，這個古老帝國的末日的到臨，將是不可避免的啊！」

他在數十年前為他自己的祖國疏於在太平洋方面未能重視日本這一興起的敵人的入侵設防而擔憂；同樣的他亦為新興的中華民國，如果忽視日本，忽視尚武精神的建立而憂慮。在我看來，李將軍固然是一位熱忱而獻身於中國革命的友人，但他更是一個具有遠識的熱愛他自己祖國的偉人。在他的觀點，他預料自己的國家美國，在不可避免的情形之下，將難免與日本一戰。為此，美國在亞洲勢必需要一個共同作戰的盟國，這一盟國，自非中國莫屬了。我想，這也許就是荷馬李將軍所以要獻身以助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業，所以要熱忱的獻身於救亡圖存的中國革命的動機了。在李將軍的預言與希望數十年之後，中美兩國在二次大戰時期曾並肩作戰，以對



付當日共同的敵人日本，而深植了兩國間深厚的友誼，這一段珍貴的史實的演成，他雖然不及見到，而他的願望確已終於實現了，這是他應當引以為安慰的。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他由上海陪同中山先生赴南京，他是唯一的美籍友人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他被聘為孫大總統的軍事顧問，這些經過，在我們的史料中都有詳細的記載。但是關於他因何而離開中國，因何而得病死亡，則尚難獲得其真相。在若干年前有位美國作家彌納德 Joseph Millard 發表了一篇「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人」的文章，內中有一段對於李將軍有如下的記載：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大總統在南京宣誓就任新共和國的臨時大總統，而荷馬李將軍全付武裝隨侍在側。二月十二日清廷告終，十五日孫大總統率領文武百官往祭明太祖的陵墓，以告中華的光復。在典禮中，唯一允許參加的白人是統領榮譽衛隊的荷馬李。回城後，孫博士低聲說：『我的好友，沒有你偉大而不自私的幫助，中國還不會有今日。』」

「可是，沒有聽見答覆。孫博士轉身看見荷馬李將軍已癱瘓地坐在一張椅上。孫博士是個醫生、立刻知道他是中風的跡象，才為之一驚。」

「荷馬李清醒過來後，覺得左邊半身不遂，但是他鼓起力氣說：

『我常常說我要埋身中國國土，可是我現在要暫時回美國家鄉養病了！』」

「荷馬李和他的夫人，搭日本郵船新月號由上海出發，於是年五月到達他從來不被推崇他偉大的國度。他悲慟的對他的親密的助手奧白郎說：

『好了，我的工作完了！』」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荷馬李在他的故鄉洛杉磯去世！其時他才三十六歲。」

在我們的史料中，與上面同樣的記載一時還尋不到，但從文中所指的孫大總統二月十五日祭明太祖陵的這一事實和日期，則完全相符。

三 荷馬李將軍的生平及其著作

荷馬李將軍，究為何如人，我們畢竟還是陌生。在國內，除了有關黨史的少數資料之外，我們找不出更多的依據來加深對他的了解。就對荷馬李將軍缺乏了解這件事而言，不獨在我國如此，在其自己的國家亦何獨不然？如果不是荷馬李將軍在其所著「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一書中，對太平洋戰爭情勢的分析預測，不幸而言中，恐怕荷馬李將軍之名，至今仍是默默不彰呢！通才特識之士，往往不見重於當世，及至他所預見的事不幸而言中時，始被人譽為「天才」或「先知」。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正如蘇子瞻所說：「言之於無事之時，可以為名，而不易見信；言之於有事之時，可以見信，又苦於無及。」這是如何令人唏噓感嘆呢！

我們要知道荷馬李將軍為何如人，與其去了解他的生平，不如先去獲知關於「無知之勇」一書的故事。「無知之勇」這本書，是荷馬李將軍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著作。在書中，他警告美國不應恃其豐饒的土地，忙碌的工廠，以及眾多的城市的生產力而自大。他特別指出日本是一個處心積慮的侵略者，而美國則是一個最容易被打倒的敵人。他說：「我們的勇氣，乃來自無能和不願對於我們的弱點的承認。」論及美國對於軍事效能的觀念，他說是一種在勝利上的英雄式的最後的累積。「這種夢幻式的英雄主義，並非建基於歷史，乃是建

基於幻想；並且得大大依賴於自己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寄託着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當我們一日遭受外侮時，所有的美國人都會挺身而起，握槍而戰」。當時的美國讀者，對於這本書的反應頗為冷淡，有人認為作者是危言聳聽，有人甚至視作者為一狂人。此固不足為怪，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天才與狂人的距離本來相去不遠，只有少數具有卓識的人，才能把這一微細的分際認清。那麼，對於荷馬李將軍這樣的偉大的軍事天才，在當時曾被些什麼人重視呢？他的確很快地就引起別人的重視，他們是英國的羅伯爾元帥，德皇威廉二世，中國革命領袖中山先生。至於美國人，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開始注意荷馬李這一姓名，以及其三十多年以前出版的「無知之勇」這本書。

美國人注意「無知之勇」一書，不是在平時的圖書館或研究室中開始的，認真地說是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初，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菲律賓麥克阿瑟將軍的參謀總部。這的確是一段頗饒興味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麥克阿瑟將軍的參謀總部內，幾位參謀人員正談論着日軍進犯菲律賓的可能性及其首先要攻擊的是什麼地方。這是當時菲律賓每一個人及聯軍的每一份子所十分關切的問題。

後來曾做麥克阿瑟將軍參謀長的魏略比上校(Colonel Charles Willoughby)攤開一張呂宋島的軍用地圖，他的手指停留在一個地方說：「主要的攻擊可能在這裏，在林家洋灣(Lingayen Gulf)。」他在地圖上畫了一個箭頭，然後是普利陸小灣(Polillo Dight)。這是鉗形的攻勢。

看魏略比上校如此其胸有成竹，軍官們都笑了，這笑聲似乎是說「你為何知道得如此確切？」

原來魏略比上校只是依照荷馬李「無知之勇」一書中所預料的戰爭情形來作一次解說罷了。然而那天與會的人中，竟無人知道荷馬李是誰，魏略比上校不得不對這事的來由加以解釋：

原來魏略比上校在一九四〇年初到菲律賓時，軍事情報機構緝獲一名有間諜嫌疑的菲律賓大學生。這位青年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附有一張地圖，分析着日軍進犯呂宋島的計劃，這一分析和菲律賓當局所預測的十分相似。經查訊後，始知他是從圖書館借來的舊書「無知之勇」中抄錄下來的。只得將這個青年釋放。於是荷馬李其人及其所著「無知之勇」一書頓時引起了軍方的重視。因為誠如魏略比上校所說：「荷馬李既非一個神秘主義者，也不是一個預言家，他是一個科學工作者。」他研究戰爭的科學，這一科學的基本法則的不變性與其他任何科學無異。這就是荷馬李所稱的「無知之勇」的美國人，重視這一軍事天才家的開始。

「無知之勇」一書的前半部，乃對戰爭及其起因的探討。他的看法是：「戰爭乃由於爭生存的自然律所引起，幾乎沒有任何人爲的工作或法律能够防止它。他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路向從來不是平行的，當達到了會聚的那一點，戰爭便發生了。他指出當國家變得強大時，就會漸漸臃腫，漸漸衰弱，而易於被一個更年青和好戰的國家所打倒。這一點和後來軸心國家所喊的「有」與「無」的舊理論很相似。

荷馬李在書中針對美國當時的情勢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平時無準備，當其受外來武力的侵略時，會因舉國一致的敵愾同仇而獲救。」因為在這書出版的一九〇九年，美國的海軍頗爲脆弱，陸軍雖號稱百萬，但實際並未達到這一數字。而給予美國重大威脅的則是日本，日本自然是屬於「無」的國家，一百多年前才從黑暗的孤立中脫穎而出，一躍而爲世界的一等強國。日本之所以強大，乃由於他具有獨霸太平洋的野心，舉國上下又都一致爲此一目標而效力。荷馬李認爲日本乃處於可以擊敗逐漸衰弱的美國的有利的形勢之上。

在「無知之勇」一書的第二部份，荷馬李用文字和圖表來清楚地表示出日本將如何攻打美國。且看他是何地在爲美日雙方預作軍事上的公算：

「美國的海上防衛力量當首遭摧毀。」

「日本當已佔領了菲律賓，該島正如同現在（一九〇九）一樣，是通往東太平洋的關鍵」。（荷馬李還畫了一張日軍攻打呂宋的地圖，和二次大戰時所使用的計劃十分的相似。）

「在軍事行動上說來，日本征服菲律賓，比美國攫取古巴還容易。因為美國也許要宣戰三年後，古巴的聖地牙哥才會陷落；馬尼拉卻將不到三週，就會被迫投降。」

「下一個目標就輪到夏威夷，那些島嶼正好屏障日本，那時並未準備作戰，是通往中太平洋的關鍵。」

「其次則是俄國認為是一匹死馬，而賣給美國的阿拉斯加。假如掌握了這塊荒涼的土地，就會增強了侵入者的力量，因為阿拉斯加是美國大陸西海岸的一塊產煤地，煤是那時海軍唯一的燃料。」

荷馬李將軍預測的情勢，在二次大戰中幾乎完全應驗了。他在書中又指出在美日戰爭中，美國西北區會被攻陷，而無須繞道築有礮臺之地。並把洛杉磯列為易攻之地，再次是舊金山。他說：「日軍只要在豐饒的美國海岸取得一立足之點，就可以在那裏防守經年。因為有山脈為之屏障，只要守住幾條通路就可以了。在山脈之東，美國人則必須穿過荒原僻地以及許多山頭才可以發動一個攻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五年，在日本侵入中國之前二十九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三十三年，荷馬李寫這本書時說：如同軍事的公算一樣，所有這些可怕的事情，包括對夏威夷的突擊，都將照預定的時地發生，不可能避免。荷馬李將軍沒有預測到的是石油和飛機對戰爭的貢獻之大。否則太平洋戰爭的發展，恐怕要依照他所預測的情勢繼續演變下去也說不定呢。

儘管在一九〇九年「無知之勇」一書出版後，美國讀者反應冷淡，而在東方的日本對它卻極具興趣，這本

書幾乎是立即就被譯成日文，很快速地就再版了二十四次之多。每一個日本的陸海軍軍人，似乎都把這本書帶在身邊以代替日本人的「戰鬥訓」。這本書也譯成了德文（相信希特拉對這本書也很熟識）另外在世界各地亦都有發行。

我們曾說過這書出版後，在作者自己的國家美國，反應似乎冷淡。因為在當時的美國，除非是對於賽馬，美國人不會對任何預測關心的。如像當時美國的陸軍集團，從這本書中也許看出一個機會，那就是可以從漠然不關心的國會中取得更多的經費。他如海軍集團亦然。但是，對於一般人，「無知之勇」一書，只不過是聳人聽聞而已。總之，這本書的影響很小，它並未為美國的防衛上帶來任何的行動。

不管人們對荷馬李其人及其著作看法如何，「無知之勇」一書確已替他建立起軍事顧問的地位。在一九一〇年，他被德皇威廉第二邀請赴德國校閱軍隊，被英國的羅伯爾元帥(Marshal Lord Roberts)邀請赴英，為他的國家作一些關於防衛上的設計。當時的英國，如同其以往一樣，依然自大自滿，只有少數的軍人，對於來自德皇威廉二世方面的敵意感到憂慮。荷馬李將軍的歐洲之行，對他很有助益，在這次旅行中，他寫下了第二部著作「撒克遜的時日」(The day of Saxon)，書中顯示出大英帝國將遭遇到些什麼。他相信這個老大帝國是在崩解中，但是他看出這個國家從俄國來的危險要遠比從德國來者為大。在書中，對於英國，荷馬李將軍有一個卓越的見解，他認為假使英國在戰爭中失利，世界將獲致一個和平的機會。如果英國在戰爭中得勝，他警告說：則有另一場更大的戰爭，而這一戰爭，非僅為了政治，主要是為了種族問題。他的看法是何等的深刻而透徹。

「撒克遜的時日」一書於一九一二年問世，與「無知之勇」一樣，同樣具有預言的性質，亦同樣的沈鬱。這本書的主旨簡明而有力。他說：大英帝國有着軍事上的弱點，使德國有機可乘。荷馬李將軍預測，假使英

國仍然全靠其重商主義與海上的力量，不能夠立即和一個友善的陸權國家結盟，那就註定了要受德國重整起來的軍隊的攻擊。他說：在這貪婪的地球上，除非是在西半球，美國是所有的陸權國家中唯一既無所懼於英國，又無所求於英國的。捨美國而外，到那裏去爲大英帝國找一個「強大的陸權國家」來與之結盟呢？令人失望的是美國一直把英國的海軍視作美國的真正保護者，而非門羅主義。荷馬李將軍預測說：「撒克遜的時日」已經無多了，而在各地的戰役中，在比利時、在法國、荷蘭、俄國和埃及，條頓民族的日子來臨了。他最嚴酷的預測是：最後英國在對德作戰的可能的「勝利」中精疲力盡，其固有的帝國聲威將讓渡給日本和俄國。

荷馬李這一次的應邀赴德與赴英之行，就荷馬李將軍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他在赴歐之前，和包爾斯女士結婚，二是他們在歐陸遊歷途中，應邀前往參觀德軍的大演習。這種邀請自然是一項幸遇，因爲德皇威廉二世對於邀請來參觀軍事演習一事至爲重視，荷馬李將軍之被邀請，相信是經德皇認可的。三是此行對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發生了很大的助力。

上文對荷馬李將軍的重要著作的故事，已經有所介紹，而他的身世卻也頗富傳奇性。

他的名字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美國名人錄中，只有很簡略的記載：

「荷馬李，作家，戰士，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於典華城 Denver……」。

當然，現在我們對他的身世是比較當時清楚得多了。

荷馬李將軍的父親的名字是亞勒佛特 Alfred Erskine Lea。他的祖父則是一個醫生，原來住在田納西州。後來他的父親到科羅拉多開礦，漸漸富裕，於是成家立業，生下荷馬李將軍及兩個姊妹。一八九二年，他們遷居洛杉磯。那時荷馬李將軍已是十六歲的少年，在那裏，他進入公立中學讀了兩年。在老師的印象中，他是一個

「聰明而古怪」的學生；可是從學校的記錄中，他的成績卻並不古怪，拉丁文、希臘文、法文、歷史和數學，兩學年來平均都在九十分以上。他的「古怪」在於他從那時開始，就立志要成爲一個軍人。而在一般人看來，他可能會成就其他的任何事業，卻不能成爲一個軍人。因爲他是一個駝背的孩子，當十二歲身高不到五尺之後，就不再長高。進入少年期後，駝背的缺陷更形明顯，使他在學校中獲得一個令他不快而又恰如其人的綽號——「小駝子」。但這「小駝子」毫不沮喪，他少年時代最喜歡玩操練、打仗之類的遊戲。在遊戲中，他是很有權威的指揮官，被指揮的孩子們都十分服從他的命令。他之所以能指揮若定，自然不是由於他具有威武的儀容，或是洪亮的嗓音。他究以何者來懾服那些孩子們呢？他自己固然不知道，那些同他玩耍的孩子們更莫名其妙。實則他所倚仗的是一付炯炯有光的眼睛。一位曾和他在一起操演過戰爭的中國友人說：「他的目光可以把你埋入地下九尺之深，如果你不服從他的命令的話。」

一八九四年，荷馬李將軍進入西方學院，繼續在古典文學和歷史學方面求深造，但是他對軍事方面的熱中卻從未稍減。可是，他的少年同伴都已長大，不再對「打仗」的遊戲發生興趣，這是荷馬李將軍感到很苦惱的事。於是他轉而大談其關於愷撒、漢尼拔、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戰爭故事。他又加上另一新的嗜好，對當時動亂中的中國特別的關心。

他在唸中學的時候，就開始研究中國的問題。他強烈地反對美國對中國加以隔離和排斥。這一問題，那時在西海岸正引起相當大的紛擾。接近他的朋友們說：後來他告訴他們一個他一再地做着的夢。在這個夢中，他的命運似乎和中國聯結在一起。可見他在少年時代，就對遠在東方的中國有着濃烈的興趣。

一八九五年，荷馬李將軍入史丹佛大學攻讀法學，他的主要興趣仍是「軍事」及「中國」。但在同學們的

眼中，他仍然是位「怪物」。在他的室內，張掛着大幅的地圖，他用各色的扣針標示着一次世界戰爭。一邊是德國和日本，一邊是美國和中國。有時是俄國同英國作戰，印度則成爲戰爭的代價。「看吧！」他說：「印度，這塊大英帝國的基石，如何被俄國所劫掠！」當英國與美國領先的時候，他十分得意，正如他的同學所說：「興奮得很，他儼然就是拿破崙本人。」但是，大部份時間，青年的荷馬李是沮喪的。他說：「事情對於人民、政治家、和平主義者……就是他們所見的那個樣子，美國和大英帝國就要沒落了！」

自然，青年的荷馬李拙於一般的運動項目，但他卻熱心地練習擊劍，一直到這一運動使他頭暈目眩爲止。他的劍術不惡，他自然不敵校中最好的高手，對其餘的人則可與之相抗衡。他的手臂特長，使他易於把劍擊到那些高個子的身上。在史丹佛，他的好友中不乏年青的中國留學生。從此，他開始與一些中國留學生到舊金山的中國城中去玩。荷馬李將軍與海外的保皇黨人也許就在這一時期有了接觸。

在史丹佛大學時期，他給兩位教授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威爾貝 Ray Lyman Wilbur 非常欽佩他的腦筋。威爾貝說：「他是常常向教授責難的那些學生之一。他總是要問爲什麼？爲什麼？」另外一方面，當時的史大校長約丹博士 (David Stan Jordan) 卻一點都不欣賞荷馬李的腦筋。這是不足爲怪的，從一八九〇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約丹博士是美國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之一，對國際仲裁機構之能消弭戰爭，深信不疑。在荷馬李唸大一的那年，他和約丹博士可能在某幾點上發生過口頭的爭執。無疑的，荷馬李熟讀歷史，他曾向約丹博士振振有詞地說：「從耶穌之前約第十五世紀到現在爲止，這三千四百年間，地球上太平的歲月不超過二百三十四年……國與國之間的爭執，即使不是戰爭的起因，也是行將戰爭的徵象……以仲裁的方式來加以消弭，最多不過拖延一點時間而已！」荷馬李可能還加上他最喜歡的告誡：「所有偉大國家，都仗劍而生。所有的國



家不管多偉大，如不自爲之守，也將在劍下喪生！」

荷馬李與約丹博士對於戰爭的辯論，如果不被美國和西班牙之戰所切斷，可能會繼續下去，直到荷馬李畢業爲止。

大學二年級末了時，荷馬李因眼疾發作進入醫院治療。在治療期中，又感染上天花，當他復原時，所幸臉上還沒留下疤痕，美西戰爭卻過去了。他不能再忍受大學的教育，對童年時的好友卡恩(Harry Can)說：「所有的偉大事業都是由劍刻出來的，我的事業亦是一樣，我要用劍刻出我的事業。」而當卡恩婉轉地提醒他，不要忽略身體的畸形時，他卻引詩人拜倫援助希臘爲例，慷慨地說：「中國將是我的希臘」。

從此時以後，荷馬李將軍與中國的關係就漸漸從想象轉變成爲行動，因爲他深信創造一個強大的自由民主的中國，比防衛大英帝國還來得重要。一種不可思議的幻象，一種近乎神化的戰略眼光，荷馬李將軍知道他自己的國家美國，在不可避免的對日作戰中，須要一個亞洲的盟國，他之與中山先生不平常的關係之建立，遂植根於此。

四 荷馬李將軍結識中山先生的經過

關於荷馬李將軍和中山先生相識而結爲知交，究竟發生在那一年？就已有的各種資料，可以說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很難遽下結論。可是他是一位對中國改革運動極具熱忱的美國志士，從贊助戊戌政變以後的康有爲、梁啓超在海外的保皇運動，後來忠誠地獻身於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排滿運動，則是一不可磨滅的事實。他於一八九九年，中國的己亥年，曾初次來到中國，並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變隨着八國聯軍中的

美國司令官賈飛將軍一同打進北京，也是一項確切的事實，他和康有爲、梁啓超發生關係遠較和中山先生認識爲早，也是一項不可移易的事實。然則，荷馬李將軍與國父中山先生究在何時結識呢？

據美國方面的記載，說他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變之後，由北京到了香港，他有一位昔日司丹佛大學的中國同學接待了他，並給予照顧。這位中國同學並告訴他，渠過去曾參加過康、梁的保皇運動，此時決予放棄。有一天，這位中國同學告訴李將軍一定要會見一個人，這個人認爲要改革滿清朝廷，用由上而下的改革已經太遲而不可能了，他的主張是：中國要得救，必須從下面開始改革——由人民來加以拯救。這個人，是一個接受外國教育的基督徒，一個學醫的學生，只比荷馬李大十歲，他領導一個比保皇會還要大的組織，有多少熱誠會員日夜都在爲中國革命而努力。這個偉大的人物，就是孫逸仙，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國的華盛頓！

在布斯先生「荷馬李的勇敢」一文中，還記了一段中山先生初次看見荷馬李將軍的情形。這一材料從何而來，不得而知，而他所說則是得自中山先生自傳中所記，無論如何，這一段描繪是生動的，也是很近乎情理的，我現在把它錄在下面。他說，中山先生說：

「這對我是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我正對一羣同志在演說，當我的目光落在一個有點畸形的年青人身上時，看見他的臉色蒼白，……我說話完了之後，他走過來見我說：『我願以我的命運交給你，我相信你的想法會成功』。他伸出他的手，我和他握手並謝謝他，奇怪着他是什麼一個人。我想他是一個學生。在他走後，我就問：這個小小的駝背是什麼人？帶他來見我的那個人就說：『他名叫荷馬李，目前最優秀的，或者是最優秀的軍事天才之一。他對現代戰爭完全內行！』我驚愕得幾乎透不過氣來。『他要以他的命運和我結在一起。』第二天，我拜訪荷馬李，我告訴他：假使我成功而我的同胞們也給我這樣的權力，我要



使他成爲我的首席軍事顧問」。

『現在就任命我吧！那你就會成功的』。荷馬李向孫先生如此說道。

布斯文中說，荷馬李自此便變成了孫博士的參謀長，他在那天同時也變成了一位中國革命的民主鬥士。

如果就上面這段記載，荷馬李和中山先生初次見面是在這樣的一個演說會中，那末，地點當然指的是在美國的華僑社會，不是舊金山，便是荷馬李的家鄉洛杉磯的中國城。於是關於他們二人初次認識的時間便可推算得出了。

前面所說他兩人的結交是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則是不可信的，其理由如後。

第一、據「國父年譜」所載，一九〇〇年，庚子年，中山先生爲策應廣東惠州起義由日本橫濱偕楊衢雲、日人宮崎寅藏於是年六月十七日抵香港，未得登岸乃轉赴西貢。同年七月十七日由新嘉坡經香港都未得登岸，原因是：自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香港政府頒佈五年放逐令，不許中山先生居留香港，故此兩次到香港都留在船中未得上岸，僅在船上指示同志方針後，旋即離去。因此，荷馬李於庚子年，一九〇〇年與中山先生在港初次晤談之說，似屬不可能。一說晤面地點是在日本，也無足夠資料可以考證。

第二、如果晤見地點是在美國，那末，荷馬李由中國返回美國已在一九〇一年之後，一九〇〇年晤見之說，在時間上也不符合。

那麼，他們二人是何時在美國晤見呢？在我看來應當是在一九〇四年，甲辰年較爲正確。查中山先生赴美共有四次，約計如下：

第一次赴美是在一八九五年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先至日本，於一八九六年經檀香山前赴美國，隨即由美

赴英，而有倫敦蒙難被禁在駐英國滿清公使館內之事。脫險後，於一八九七年，丁酉年，由英經加拿大逕赴日本，此次似未赴美。其一八九六年第一次到美國，其時華僑社會民智未開，而留美時間亦很短，故不能有太大活動，而此時的荷馬李才二十歲，他生於一八七六年，其時他尚未進入司丹佛大學，故見面機會極不可能。

第二次赴美是在一九〇四年，甲辰年，二月十一日由檀赴美，於是年十二月才又離美赴英。

第三次赴美是在一九〇九年，巳酉年，九月由英轉美。

第四次是一九一一年一月由歐洲再到美國，直到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才由美赴英，從事外交活動，以助革命的成功。此後，雖有多次赴美的安排，都因國內時局的影響未曾重至美國。

我爲甚麼要確定荷馬李將軍和中山先生第一次的晤見是在一九〇四年，他第二次赴美的時候呢？第一、他自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脫險之後，他的名字已轟動全世界，舉世公認爲是中國革命的領袖，第二、他這次到美，他已經與在美的洪門，致公堂結合，由於洪門致公堂的贊助革命，革命的聲勢已在華僑社會中建立起基礎。而荷馬李此時則在美正爲康有爲、梁啓超的保皇運動效力，爲他們召集華僑子弟辦理軍事學校，培養軍事幹部，以便策動在國內有所作爲。而他被康有爲封爲大將，或將軍，便是在這一時期以前。荷馬李有一穿着滿清將軍的軍服的照像，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得出他在未歸向中山先生以前，他和康有爲保皇會的關係。第三、中山先生於此時把革命勢力已經在華僑社會中建立了基礎之後，便已開始作國際的宣傳活動，以增厚革命的聲勢了。中山先生於是年發佈了一重要的英文文件，題名爲「中國問題之眞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於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眞像，便更激起了美國朝野和其他各國人士之認識，革命聲勢爲之大振。

荷馬李將軍於是年舍棄康梁的保皇運動而結識了中山先生，爲中國革命貢獻其忠誠與智慧，與上述的各種



情形自不無影響的。

一九〇五年六月，荷馬李將軍曾陪同時在紐約的康有爲及其女公子康同壁等校閱所訓練的維新軍，是年六月二十八日的紐約時報亦曾報導此事。對於這件事，羅正邦先生在其所著「康有爲」一書中曾加以註釋說：「荷馬李於一九〇四年參加中國革命運動，隨即爲中山先生之重要軍事顧問。他于一九〇五年，這一次陪同康有爲校閱維新軍，不少人都懷疑他是中山先生隱伏在保皇會中的革命工作者呢。」

其實，直到一九一〇年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的關係，仍在極端保密階段，何以見得呢？在一九一〇年秋天，中山先生在檳榔嶼時，在一封致荷馬李將軍的信中說：「小心你在美國所接觸的任何中國人，並且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讓任何人知道我與你之間的關係。」在另一信中，又告訴荷馬李將軍的友人布斯先生：「康有爲目前正在新加坡。在我抵達以前，他已經在此兩日了。」

據高凡 Hebert H. Gowan 與霍爾 Joseph Wathington Holl 所著「中國史綱」載有荷馬李夫人復霍爾的信中說：「孫先生與荷馬李將軍深切的會談在光緒帝去世前幾年訪美之時。在此以前，荷馬李並未參加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光緒帝去世在一九〇八年，中山先生在一九〇八年前到美就是在一九〇四年二月至十二月間。復據孫哲生先生最近的談話，亦認爲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相識，是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可爲參證。

中山先生與荷馬李的關係不只是在革命上的同志，就是在學術上，兩人也是經常相互切磋研究的。荷馬李的名著「無知之勇」一出版，就寄贈一本給中山先生。孫先生在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一日自檳榔嶼給荷馬李的信中就這樣說過：「請將你的近著「無知之勇」再送一兩本來，因爲以前我有的那一本被我的朋友拿走了。」至

於對這本書內容的批評，中山先生在同年的一封信中這樣表示他的意見：「至於你對飛機的看法，我拜讀了好幾遍，欣賞之至。你的所有的論點都完全正確，對於你書中的第一部，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但是第二部『把飛機當作偵察之用』中，你却疏漏了一點，那就是可以用飛機來照相，這可以幫助指揮官來判斷敵情。」接着中山先生還舉出日俄在遼陽之役中，俄軍只用輕汽球來觀察，而未能用飛機來照相，所以不能判斷出兵力只有俄軍三分之一的日軍是採取兩翼包圍的戰術，而且陣線綿延達一百里，反而認為日軍人多勢衆，卒為日軍所敗的經過說給荷馬李聽。從中山先生在六十年前就已看出飛機在軍事上的用途這一點，我們幾乎可以認為這與他後來主張航空救國及在革命時期即已着手培養空軍幹部為我國現代空軍奠定基礎，不無關係。同信中，中山先生還詳細談到翻譯這本名著的事。中山先生那時或者認為中國懂英文的人少，懂日文的人多，所以告訴荷馬李說要他日本的朋友先行把該書翻成日文，再從日文翻成中文較為容易。這樣看來，中山先生如此不厭其詳地和荷馬李作率直之批評和討論，兩人自不只是在革命上志同道合，就是在學術上也是可以認真討論的好友。

五 有關重要資料初步的探討

荷馬李將軍早期與康有為、梁啟超的交往，及其後期與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有其微妙而深切的關係。此一關係自非片言隻語所能概括，只得留待有更多資料時，再作分析與補充。

茲就已有的兩項資料：一、新近從美國學術機構蒐集到的，包括七封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將軍的信函和一次會議的一項紀錄。二、黨史會保存的「布斯文件」，這一文件是民國五十四年，孫哲生先生獲自布斯先生之子

Lawrence Boothe 的。據悉全數有百餘件，孫先生所獲者爲其中之十二件，包括十一封中山先生的信函，（兩封給荷馬李將軍，九封給布斯先生）。另一件是中山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的名義給布斯先生的委任書，委任布斯（Charles B. Boothe）爲同盟會的海外財務代辦，進行一項貸款的計劃。

先行依據上述資料，作一初步的探討，藉以明瞭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及布斯先生之間所計議的是些什麼事，以及由於這些事所顯示出來的這一時期的革命史實。

在下面我把這批資料依時間先後爲序，摘錄其內容要點，與同一時期國內革命勢力進展的情形對照的予以排列，以明白其時其事的背景，然後再分條申述之。

發信日期及內容摘要

一、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山先生自加州舊金山函荷馬李。略云：俟在此城事務安頓妥貼，即行前來與你及布斯晤聚。

二、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四日中山先生以同盟會總理名義自洛杉磯給布斯先生以正式的海外財務代辦委任書。

三、一九一〇年三月廿一日，中山先生自舊金山函布斯。略云：今晨抵舊金山，將於明日搭乘高麗丸赴檀

國內革命情勢略述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中山先生由英經紐約抵舊金山。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廣州新軍起義，事敗，倪映典殉難。

香山，並告知在檀地址，希望很快得到佳訊。

四、一九一〇年四月五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布斯。略云：剪報及容閱的信均悉。並告知容閱可獲知他們所商議的事。

五、一九一〇年五月九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荷馬李。略云：據國內來訊，廣州新軍第一協的餘衆約七千人，已回到他們的家鄉，靠近廣州灣的法國租界，並展開宣傳，且增加了萬餘響應者。其餘的人，則散歸海豐、陸豐，此二處是惠州的海岸地帶，人數日增，正待命再起。未被滿清政府解散的兩協新軍，將回廣州駐防，到防地之後，即可獲得彈藥裝備，我們將可加以運用。

胡、黃等先生已到新加坡。汪兆銘在北京被捕。

六、一九一〇年五月廿四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荷馬李，略云：將於月底乘蒙古丸赴日。據悉，同志們在未悉我們所擬定的計劃之前，正設法獲取法國當

一九一〇年四月十六日，汪兆銘、黃復生等謀炸清攝王，事敗，被捕監禁。

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三日，黃克強先生上書中山先生詳陳革命計劃四點：

1. 運動革命之方略。
2. 連絡他省軍隊及會黨。
3. 擬聘武官及技師以充組織及訓練之用。
4. 從各省同志中，多求組織總機關之人才，以作將來調和省界之用。

一九一〇年五月三十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赴日本，六月十日抵橫濱。

局的許可，准許會衆在其地開墾。武器已有方法由香港某商行供應。如在美借款有着，望你來港看看這一商行，以後再考慮和其他商行接洽。可把此政一商行作我方之供應站或轉運站。因該行在遠東各港口均有船隻和倉庫，獲有將武器運至任何地方貯存的許可。並告以在日本之通訊處。

七、一九一〇年五月廿四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布斯。略云：本月卅日將乘蒙古丸赴日本，在日將作短暫停留，以候回音，並爲將來的活動力爲準備。

八、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山先生自日本東京函布斯。略云：抵日已兩週，北京清政府用盡方法逐我離日，日政府頗困擾。幸獲軍部支持，得以暫住。我告知我的同志，你們主張時機未熟，暫緩全面起義。他們均表同意，並允轉告各省立即停止舉義。我認起義可等到本年冬季爲之。俾我們有數月時間活動。

我將準備離此，若在我行止未定之前，你的工作有成，即請電告香港某地。各省代表簽署之文件已備妥，將儘快寄上。

九、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五日，中山先生自新加坡函布斯略云：六月底離日，兩天前抵此，在留日期間以及此行道經上海與香港，均曾將你稍候時機成熟再行起義的主張告知同志。現有同志一人已由艦長升任艦隊司令，若時機到來，確信他會與我們合作。事情進展如何？紐約之行結果如何？急切等待你的確訊。

擬往馬尼拉，請代介紹那裏的朋友，並請貴友前任菲律賓將軍，爲我介紹那裏的官員。康有爲刻在新加坡。

十、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一日中山先生自檳城致函荷馬李。略云：進行在一年之內，練成新兵兩師。在廣州革命的力量比以往更爲壯大。在海豐、陸豐地區，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一日，中山先生自日本抵新加坡，欲重新整頓革命團體。七月十九日自新加坡赴檳城，整頓檳城同盟會。七月二十日致函吳稚暉先生，請設法營救汪兆銘。



人數日增。而潮州，嘉應州兩地也準備加入。又在香港、虎門和惠州三角地區會黨，至少擁有三萬枝來福槍的威力，將給我以支援，但必須供給他們彈藥。

長江流域的起義，於抵日時即已加以阻止，他們起初只應允保持安靜至今年冬天，現在可使他們再等些時，直到我們籌款的計劃成功。你可繼續按照原定計劃行事。

十一、一九一〇年九月四日中山先生自檳城函布斯。略云：六月廿五來函，昨始收悉。知你東部之行有令人滿意的結果。在日本時，已告知你及荷馬李將軍，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的起義已適時制止，以待我們在美國的計劃成功。我答應取得之簽名書，已自橫濱掛號寄上，想早已收到。

現在結果如何？成或敗，均請速告，以便將來採取獨立措施。

如你以爲籌款計劃定能成功，最後之決定僅時間問題，亟盼你能在你自己的帳下先付五萬美元，以便進行準備工作。計劃成功，當雙倍奉還。今冬在長江流域與華南地區將無行動。今後兩三月內，我仍在檳城，在此期中，除非上述五萬元能先行寄來，否則，即使我們的計劃告成，我也不能與你會晤。自前次失敗之後，我們在廣東軍中的地位已恢復，且在短期內必更形加強，國內其他軍隊的態度亦復如是，均急切期待普遍起義的信號。

滙票請用中山之名。

十二、一九一〇年九月五日中山先生自檳城函荷馬李。

略云：已函布斯，請先墊付五萬美元，如現在有此款項，能做之事超過幾月之後同樣數額所能做的十倍。在廣東沿海地區，頗易獲得合作，我們能够發動一次起義，較之我們在「長堤」所商談者容易而快速，且費用甚少，我確認首取廣州，將能解決準

備支援攻擊之困難，同時裡應外合，必能攻取該城。該城攻下，至少可獲千萬枝現代化步槍及大量軍火，以及數百尊大砲、兵工廠，且有豐富之現金及大量物資供應。用於此役之款項，較之我們在美所擬定的另一計劃所費爲少。

如布斯之紐約計劃失敗，尙須請你另外設法，爲廣州之事籌五十萬元，能否在短期內籌足此款？如果不能，亦請盡力而爲，無論如何，設法先寄五萬元以作準備工作之用。

自我停止今夏在長江流域與華南的起義後，即遵從你的勸告，我們全部的希望均集中於美國計劃。如你與布斯的計劃均告失敗，切盼立即告知，以便即行採取獨立措施。

在發動廣東起義之前，獲取英國政府之完全諒解，至爲重要，對此，你與我務須同赴倫敦，合力而爲。如果在美籌款計劃告成，及時寄來五萬元，我立即

使其他人員進行工作，而我本人則即赴倫敦與你會合。諸事亦可在該城商討。如你的計劃全部失敗，請立即告知，並請盡可能地寫很多致馬尼拉方面的介紹信，立刻寄給我，切盼之至。

十三、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山先生自檳城函荷馬李。略云：八月七日寄港之函已收到，此後請逕寄檳城。如布斯計劃失敗，則其財務代辦名義即行撤銷，並歸還我簽名之文件。望續進行我們所商之另一計劃，並儘快籌款。目前預計有二十五萬美金即可應付，即使不足此數，亦可完成非凡的工作。東返後，已如約停止準備未周的起義，條件是我將在今冬籌到經費。如屆時做不到，我的信譽將會遭受打擊。望促布斯將發信所索之款寄來，以維我的信譽。

十四、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八日，中山先生自檳城函布斯。略云：如今十月已過，財團商議之結果如何？迄今未得確訊。我擔心紐約計劃或已全敗。是否尚有

一九一〇年九月十八日，湖北羣治學社改組爲「振武學社」（辛亥武昌起義前重要革命團體之一）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山先生在檳城召開會議，黃克強、趙聲、胡漢民、孫德彰、鄧澤如等與會，決定籌款，謀在廣州大舉。「時各同志以新敗之

其他途徑籌款，現刻因準備工作多已完成，已不需曩日所計議數目之巨大。原數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即足夠達成目的。目前我們所需之數，五十萬即可。此一數目，籌措必較容易迅速。你若能在三個月內籌足此數，適可及時用於我們的計劃。如逾此期，我們將不等待，而須採獨立之措施，以我們所能的任何方法爲之。如我們在你們借款之前獲得一永久立足地，則借款條件必須全部修改。假若我方無所作爲，或是企圖失敗，則仍繼續履行在洛杉磯議定的借款條件。

十五、一九一〇年×月×日，中山先生自檳城致函荷馬李。（此函未註明月日，據推測當爲前一文件同日或後此之一二日）。略云：布斯前函云，財團方面要在十月初會見，今十月已過，消息沉沉，故對布斯我已不存希望。我希望你照你自己的方法，儘速爲我們籌款，我雖不坐待機會來臨，但無經濟上之支援亦難展開工作。目前我們只須少數的款項，即可獲

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却最利便之地盤，加上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中山先生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衆志成城，則財用一途，予當力任設法。」趙聲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携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按廣東新軍失敗，多數同志無所歸宿，特在九龍關一地，使之暫事耕種，以維生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以上見中山先生：「有志竟成」章）籌商者再，遂于是日在檳城召開秘密會議。與議者除黃克強，

致確定的成功。我想原計劃的十分之一款項就够了。你能在短期內籌集這一數額嗎？

十六、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山先生在赴歐途中致布斯函。略云：十月二十一日與十一月一日兩函，在離檳城前數日收悉。此後未獲來電，我認爲或已無法在彼處完成我們所決定之問題。今我正採獨立措施，於未來數日發動大規模的義舉。可是，目前亟需援助。你自己是否可爲我們設法？若再有幾十萬，就諸事可行。無論如何，不論我們獲得此筆款

趙聲等外，尚有檳城黨員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中山先生認現在時機既迫，吾人當爲破釜沉舟之謀，款項多一分，則籌備足一分。吾黨不乏熱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事先爲備，每有臨渴掘井之患；今舉全力以經營；鑒於前車，故爲充分款項之籌集。事濟與否，實全繫之。于是各同志分赴各埠，數日間已得五六萬元，而遠地更不可計。此次所謀廣州之大舉，仍以新軍爲主幹，並決定擇同志五百人爲選鋒，任發難之責，以領導軍民，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計劃廣州得手，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黃興自星加坡返抵香港，與趙聲等組織統籌部，策劃廣州起義。

項與否，我確信下次起義必獲成功！

我在十二月六日自檳城赴歐，明日將進入紅海，在歐事畢，我將赴美，然後返國。至美海岸，當即與你連絡。如你能給我們支援，就逕來洛杉磯見你。

十七、一九一一年三月六日，中山先生致布斯函。略云：近以行止不定，未克握管，現將離此約一週，前往 Kamloope 等地，然後去紐約，預計一個月內可到。由于你們未及時籌到所需之款，我們必須以自己的辦法發動起義。如今我正向自己的同胞們籌募，已得所需之半數，餘款則望能在東行途中獲得。一俟籌足，即行開始行動。你計劃如何獲取款項，籌集較小數額仍有希望嗎？如我再到紐約之前，你依然無所作爲，我必須請你寄還我的同志簽名書，因我曾許諾同志，若借款不成，即原件退還也。

十八、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中山先生自舊金山函荷馬李。略云：得自華府來函，欣悉你在政府人員和參議員中，獲如此大的成就，立即囑國內同志配合工

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譚人鳳奉統籌部令至漢口，赴長江流域聯絡，欲在江浙皖湘鄂等處聯絡軍人，設立機關，以備響應革命。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舊曆三月二十九日）黃克強先生率同志在廣州起義，進攻兩廣總督衙門。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四川發生鐵路風潮，成都成立保路同志會，革命黨人乘機激揚民氣，分途活動，部署羣衆。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三日，林冠慈，陳敬岳炸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未中，死之。

作。信甫寄出，已悉革命黨在北方新軍中活動有成，吳祿貞任第六標標統。以前任職各省之河北籍軍官現已紛紛回北京任職，以便發難時和其他各標呼應。你可知他們在未悉我方計劃之前，已有所作爲。目前唯一急務，乃爲籌款以應起義之需。最近英、日聯盟告成，對我革命不致有不利影響。顯示日本仍欲在遠東獨行其是，以遂其私圖。目前日本人民正在重稅下透不過氣來，其政府尚須十年時日，經營高麗和滿洲，他們仍需金錢與和平，故在日本下手之先，我尚有餘裕來改造中國。望你速把握對英的工作。我不久將離此東行，望十月底能到紐約。

十九、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山先生自愛達荷（Idaho）函荷馬李，略云：如有途徑，仍擬在巴黎或倫敦建立總部。黃將軍因國內事繁，尚未赴歐。最近在四川政府和人民之間發生鐵路風潮，我們在南方總部大感困擾。謠傳在四川的軍隊已加入這一紛爭。如此事屬實，同志們建議先發動滇軍，採取行動，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保路同志會擴大爲民衆大會，決議全川罷市罷課。革命黨人謀據重慶獨立。

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武昌革命團體共進會、文學社會議，決定總動員計劃。

再發動廣東的軍隊響應。但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因我們從未有先在四川發難的計劃，故無此準備。據官方報告，川省新軍不服從總督的攻擊令，也不參加到人民的一邊。新軍採中立態度，是乃實情。

至於如何，何時，並在何處獲得所需之款，我實不能有所決定，只希望儘快獲得。在我紐約之行結束時，擬赴歐一行，看看在英、法方面還能做些甚麼工作，並問候賢伉儷。

以上十九文件中，第五、六、十、十三、十五、十八、十九等七件屬於新自美國搜集的新史料，其餘十二件爲黨史會保存之「布斯文件」。以其「時」與「事」均屬關聯，故合併爲一初步之探討如左：

一、回溯中山先生於一九〇七年冬鎮南關之役，一九〇八年春欽廉河口等役失敗之後，即有作歐美之行，以擴大革命影響和聲勢的打算。他的目的不外三點：一是藉宣傳以發展組織；二是籌鉅款圖謀大舉；三是重外交以增長聲威。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九日自新加坡起程，作第四次的環球旅行，經巴黎、倫敦等地，而於是年冬十一月八日抵紐約。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抵舊金山。而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倪映典殉難，則爲是年二月十二日。文件一致荷馬李函即在廣州新軍失敗之後。此函內容，顯係一次重要的會談已醞釀成熟，行將約期舉行。按此一會談，即文件十二所指的「長堤」會議。從文件二看來，三月十四日正式委布斯爲財務代辦，則此一會議之時間應即在此日及此日之前數日內。會議在洛杉磯長堤城荷馬李住所內秘密舉行。參加會議的究有幾人，雖

尙待考，不過主要的是中山先生，荷馬李將軍，布斯先生三人則可斷言。

此一會議之結論，據有關資料推之，大致如左：

1. 中國革命黨暫行中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周的起義。改行厚蓄實力、充分準備、集中人力財力、發動大規模起義的策略。按此一決定的來由，不外(1)鑑於歷次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的革命起義，犧牲人才，耗費金錢，而收效不大。而月前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尤爲一新的創痛。(2)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多爲外人利益所在地，由於此等地區發生頻繁的革命事件，社會因之不安，影響外人利益不小。若仍在此種情形下向外人貸款，勢將增加貸款困難。

2. 由中山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名義委任布斯先生爲海外財務代辦，由布斯出面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以應大規模革命起義之需。並由中山先生辦理一國內各省革命代表簽署之文件，以爲貸款之一項證據。

3. 運送在美訓練之軍官若干，以充實革命武力。

4. 貸款之總額，總計爲三百五十萬美圓。計分四次支付。詳見左列長堤會議之一項紀錄。

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四日紀錄

第一項支付款項

第一：整理各種團體

(a) 華中	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b) 華北	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會長的需要，支付一百名工作人員的用費。

第二：沿東京灣Tonking邊界組織軍隊，並設置軍火調配站……………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某種土地的特許權，在特許權之下，使用土地，建立一千人的駐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掌管該種特許權的總經理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四：廣東代辦處……………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東京代辦處……………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五：一萬枝毛瑟步槍，二、五〇〇、〇〇〇顆子彈，三十六尊大砲及一四、四〇〇枚砲彈，以滙票支付三分之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獲取北京附近的五鎮(Divisions)的控制權……………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七：獲取組成中國海軍的四艘巡洋艦的控制權……………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八：軍事總部的費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九：會長總部的費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十：準備金(Contingent Fund)……………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二項支付款項

第一：支付動員與支援五千人的六個月費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二：支付六個月的美國軍官的運送費與維持費……………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發給美國軍官六個月的薪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三：支付中國翻譯人員的運送費與維持費……………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四：作戰軍火的最後付款……………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五：五千人與軍官等的全副裝備……………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工程人員，藥品與運輸給養……………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七：馬匹，參謀人員與總部的裝備……………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八：軍火與給養的運輸……………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九：準備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項支付款項

第一：額外的五千人的動員與裝備……………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二：擔任運輸的五千名苦力的動員與裝備……………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三：一萬五千人的三個月維持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原文缺第四。)

第五：準備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外交用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會長的需要，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七：付給美國軍官三個月的薪水……………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八：步槍彈藥七、七五〇、〇〇〇發……………一七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四項支付款項

戰役基金……………七九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一次支付……………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二次支付……………一、一〇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次支付……………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四次支付……………七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總計……………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二、由於「長堤會議」之決議，中山先生於「籌款」這一要項已胸有成算，故於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抵檀香山，並於五月九日自檀函荷馬李告知廣州附近革命武力的蓄集情形。（文件五及六）並函告布斯此後行止。（文件七）五月末離檀香山乘蒙古丸赴日本。六月十日抵橫濱。（按中山先生於一九〇七年日政府循清使楊樞要求，迫令離日後，此為第一次重臨日本。船抵橫濱，為日水上警察認識，又被清偵探察覺，清使用電話詢日本外務省，外務省答以不知。不意橫濱警長已行公事報告內務大臣，遂開閣議，由於陸軍大臣對中山先生頗表同情，得暫留日本。此事、日本友人犬養毅，頭山滿，宮崎寅藏等奔走甚力。）據文件八，獲知中山先生此次日本之行，要在與黃興、趙聲、宋教仁、譚人鳳等革命黨人聚議，實踐長堤會議之兩項承諾：1. 暫停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之起義，厚蓄實力，再謀大舉。2. 簽署各省革命代表文件，寄布斯以為貸款之一項證據。據「國父年譜」記載：「宋教仁、譚人鳳與先生論會務改進，爭持頗多，然亦隨歸愜洽」。「長堤會議」之結論料亦在爭持項內。

三、中山先生在日本迫於情勢，不能久居，或亦由於在日本與諸同志之會商，已共決在廣州大舉之謀，遂於是年六月底離日，七月十一日抵新加坡。文件八、九，自日本及新加坡分函布斯催詢貸款進行情形若何。七月十九日自新加坡赴檳城。在檳城連函布斯及荷馬李，（文件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文件十一乃非常急切地請布斯先行墊借五萬元應準備工作之需。文件十二、於致荷馬李函中，明白表示了攻取廣州以為革命根據地之計劃。此一函件並決定，如借款告成並能及時寄來五萬元，中山先生將立即偕荷馬李赴英倫，

在廣州起義之前，獲取英國之完全諒解。他之重視外交由此可見。而辛亥武昌起義後，他之在丹佛聞訊後不立即返國，與時在英倫的荷馬李相約在英晤面，從事外交活動這件事，亦由此可見不是出於臨時的決定，而是早有成算的。再則從此一文件中，我們獲知，如果布斯在紐約的借款成功，則一九一一年的廣州起義，就中山先生的預計，可能此役已足使革命克底於成。

又，此一文件中，中山先生對首取廣州之念已決，已有如果布斯紐約方面的貸款失敗，即行採取獨立措施之意。

四、文件十三、中山先生告知荷馬李，恐布斯之計劃已經失敗，望速進行他們二人所商之另一籌款計劃。並謂只須二十五萬元即可完成非凡的工作。足見後此的一九一一年廣州三月廿九日之役，早於此時已有部署。而為不久之後召開的「檳城會議」之所由。

「檳城會議」在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史上是極其重要的一次聚會。一方面由於是年二月二十日廣州新軍起義雖告失敗，而革命的影響在廣州地區卻更形伸張，由新軍而擴及會黨；由廣州一城而擴及四周鄉鎮；由少數革命成員而擴及青年志士。故廣州再舉之謀決定甚速而成熟亦快，正如箭已在弦，不得不發。另一方面，中山先生所恃以為後盾之布斯紐約借款，仍在成功與失敗之間，而失敗之成份似較成功為大。在此情況之下，中山先生處境之艱難，恐尤十倍於往昔。「檳城會議」的中心任務，厥為廣州起義經費之籌集。籌集之道，當然最好是對外借款有成，然而卻已顯露不足信賴。其次是所謂採取獨立的行動，反而求諸己，即向華僑社會募集，卻由於以往各次起義，募集已一而再再而三，加之其時康、梁在海外之活動仍發生部分抵銷的力量，故亦非易事。然而在必要時，又舍此之外，尋不出更好的途徑。



五、文件十四、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八日中山先生函布斯有云：「如今十月已過，財團商議之結果如何？迄未得確訊，我擔心紐約計劃或已全敗」。但仍寄予莫大之希望，囑布斯籌集原數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並謂能於三個月內籌足，就可及時用於預定的計劃。此文件之時間爲「檳城會議」之前五日。故中山先生於十一月十三日，檳城會議中對同志仍有：「財用一途，余當力任設法」之語。（文件十五，中山先生函荷馬李，對布斯已不存希望，轉請荷馬李照自己的辦法籌款，或亦爲中山先生希望所寄之一。）

六、觀「檳城會議」的結果，是未全仰賴布斯之紐約借款。而由同志分赴各埠募捐，數日間已得五、六萬元，而遠地更不可計。此一款項，應卽爲一九一一年「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之準備金之一部份。

七、文件十六，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山先生已在赴歐途中，函告布斯大規模的起義行將發動，並請仍代爲設法籌款。

八、文件十七，一九一一年三月六日，中山先生在雲高華（Vancouver）顯然已突破了前此阨陞的現狀，親赴國外籌款以哺育革命的武力，並云已得所需之半，餘款亦似已有把握。按其時爲四月二十七日（舊曆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前五十日，需款之孔急自不難想像。故中山先生仍迫切地向布斯呼籲，連較小數額之款亦竭力爭取。並向布斯先生「攤牌」，要索回以前寄給布斯的各省革命代表簽署之文件。

九、綜括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文件，中山先生自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中旬在檳城及其起程赴歐這一期間內，由於國內革命武力加速地成長，促使革命黨在廣州之大舉已有迫不及待之勢。而國外則布斯之借款周折頗多，其希望繫於毫髮之間，中山先生日在此一情勢之煎迫中。在他一生的歲月裏，這一段時日，固極其慘淡，在中國革命史上則尤爲極具意義之一頁。

十、文件十八，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中山先生在舊金山，已是廣州黃花岡之役的百日之後。布斯紐約之貸款未獲結果，自然直接影響到是役之失敗。此時中山先生不得不放棄布斯的紐約計劃，而與荷馬李另謀一「華府計劃」，此一計劃之內容，雖未能詳知，但其目的在貸款則一。中山先生在此函中說：欣悉荷馬李在華府進行順利，立即囑國內同志配合，而信甫寄出，就接到國內北方革命情勢急轉的好消息。並論及英、日同盟對中國革命不致有不利之影響，語極透關。

十一、文件十九，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山先生在愛達荷，告知荷馬李擬在巴黎、倫敦建立總部。此時正值四川發生鐵路風潮，中山先生在致荷馬李函中曾有分析和策劃，對川路風潮真象瞭如指掌，可補革命史之不足。中山先生在此函中，告荷馬李已有歐行之意。據函中口氣推知，其時荷馬李或已在赴英途中或已至倫敦。藉知武昌起義後中山先生歐洲之行，乃一既定之行程。武昌革命爆發，更增他赴英的必要。

十二、從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四日，長堤會議之一項紀錄中，我們不但獲知了布斯紐約貸款的數額，更可寶貴的是這項紀錄，提供了當時的全面革命計劃。故這一紙表面上看來僅為一「賬單」之類的文件，卻是一極具價值的革命史料。舉凡華中、華北會黨的改組，廣州沿海根據地的經營，武器的購運，北京附近五鎮的控制，海軍四艘巡洋艦的運用。（參見文件九）美國軍官的運送維持以及翻譯人員的費用等，均逐項列有預算、支付方法、支付地點，可供研究革命史者的重要參考。

總之，從這十九文件及一件紀錄中，我們對左列各項史實加深了瞭解：

一、辛亥年廣州起義的另一重要背景——「長堤會議」。

二、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中山先生奔走國外各地史實的另一重要環節。

三、中山先生重視外交的卓見。

四、當時革命運動全面布署的情形。

因之，這些文件，對中國近代史是有其貢獻的。

五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初版
六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再版

